

疫情持续蔓延,迫切需要回归正常学习生活的孩子们能否迎来开学

复课,一道难解的“选择题”

梁凡

在新冠肺炎全球蔓延的大半年里,全世界绝大多数学校等教育设施出于防范疫情的考虑,或暂时关闭,或延缓开学,全球教育事业受到很大影响。

而今,随着下半年的到来,很多国家的政府、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又将面临本应开始的新学期能否开学、怎样开学的难题。

开学话题,引爆争议

8月3日,美国多个学区的教职员发起示威,抗议部分州在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仍计划恢复学校当面授课。

据报道,一些参加示威的教师和校工组成抗议车队,并在车上涂写抗议标语。他们要求继续沿用线上教学模式,直到有检测能表明教室是安全的,且各地区能雇佣更多的护士和辅导人员为止。

在过去一个月里,类似的抗议行动已出现过多次。围绕是否让孩子们秋季返回学校的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和部分州政府之间,政府和教师、家长之间,乃至教师和家长内部,都爆发了激烈争论。

美国联邦政府多次表示,希望各地学校秋季学期能按时开学,甚至以“切断经费”相威胁。

7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美

国疾控中心出台的重新开学指导方针“太严苛”,并向后者施压要求修订相关内容。7月23日,美国疾控中心发布了修订后的重新开学指导方针。

新的开学指导方针发布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很乐意秋天把处于学龄的儿子和孙子送回学校参加面对面线下授课。

然而,大多数美国民众似乎没这么乐观。

美联社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全美仅有8%的人支持不做任何改变就重新开放K-12学校(即幼儿园、小学、中学),仅14%的人支持学校在进行调整后重新开放。另有46%的人则表示,应该在“重大调整”后才开放学校,更有31%的人表示,根本不应该重新开放学校。

更改计划,重新关闭

类似的苦恼,还困扰着不少国家。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部分国家发生了疫情反弹的现象,很多已经开学或计划开学的国家,不得不做出相应改变。

由于新冠病例激增,8月2日,澳大利亚人口第二多的维多利亚州宣布进入“灾难状态”,该州大部分学校及大学5日起将恢复在家上课,幼儿园及日托中心从6日起关闭。

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7月23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说,截至当天该国新冠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万例,政府下周将再次关闭

学校以减少感染。

拉马福萨说,6月初开始,南非分阶段复课。但随着疫情发展,不断有学生和教师感染,要求关闭学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政府决定从7月27日至8月24日期间关闭所有公立学校。

7月28日,希腊教育部长凯拉梅乌斯表示,不排除会调整新学年开学时间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教育部和希腊的流行病专家们还在商讨两种备选方案。

凯拉梅乌斯称,第一个方案是将每个系的学生集中到一个教室里上课,大家严格遵守防护措施,如佩戴口罩等。第二种方案则是继续轮换教学,同时加强防护措施。

在一些依然决定按计划开学的国家,则需要为疫情防控做出格外的努力。

俄罗斯副总理戈利科娃日前表示,俄中小学将像往常一样于9月开学。同时,将严格按照防疫要求举行传统的开学典礼。

戈利科娃称,所有学校都将进行消毒,安排量体温,提供消毒液以及个人防护措施。

一道难解的“选择题”

8月4日,联合国根据新冠疫情全球扩散情况,总结了世界各国学生接受教育的现状。

联合国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现在世界上190个国家有16亿人处于无法接受教育的状况,“目前正在发生史上最大的教育系统混

乱和最严重的教育中断”。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7月中旬以来,共有160多个国家关闭了学校,10亿学生受到影响,而全世界至少有4000万儿童在学龄前的关键时期错过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古特雷斯担忧这一情况会给部分地区社会带来恶劣影响,“一旦学校制度崩坏,和平与富裕的社会生活也将难以维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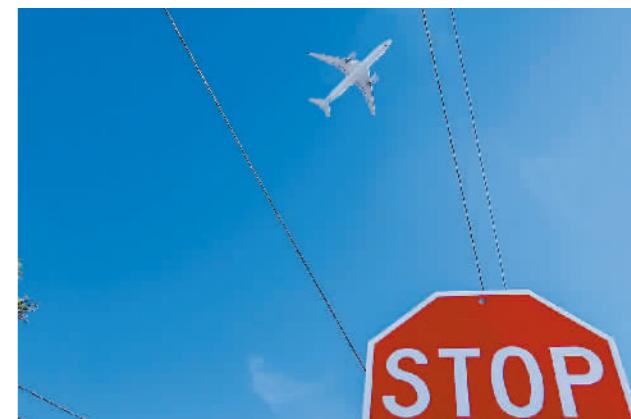
联合国呼吁世界各国在全力控制疫情扩散的同时,扩大教育预算的投入,争取早日开学。

“一旦地区疫情得到控制,让学生尽可能安全地回到学校或学习机构必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古特雷斯指出,现在做出的决定“将对未来数亿年轻人产生持久影响”。

古特雷斯说,尽管人们努力在疫情危机期间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继续学习,但仍有许多人不具备这个条件。残疾人、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以及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都属于最容易被落下的人群。即使那些能够接受远程教育的学生也面临挑战,因为他们还要面对其他困难。

不过,世卫组织7月30日也曾警告称,近期许多国家新冠确诊病例数激增,是由于年轻人“放松警惕”。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提醒道,在疫情面前“年轻人并非无敌”。

一边是关系到个人与社会未来的教育,一边是关乎生命健康安全的疫情防控。是否开学,变成了一道难解的“选择题”。



裁员

澳大利亚第二大航空公司维珍澳大利亚(简称“维珍澳洲”)5日宣布,为应对新冠疫情影响,公司计划裁员3000人,并将采取其他措施削减成本,尽快走出自愿托管程序。

这是2020年3月18日,一架维珍澳洲飞机飞过澳大利亚悉尼上空。

新华社记者白雪飞摄

G一周数读

777起枪击

美国警方8月2日证实,今年以来纽约市已发生枪击案777起,超过2019年全年的枪击案数量。纽约市长白思豪和警方认为,枪击事件的增加与新冠疫情持续、反警察情绪上升等因素有关。

除了纽约,今年全美枪击事件都呈现出上升态势。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统计,近3个月全美大规模枪击事件数量屡创新高。

寿命连续8年延长

日本厚生劳动省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87.45岁,男性平均寿命81.41岁,均为连续8年增长。

报告显示,与2018年相比,日本女性平均寿命延长0.13岁,男性延长0.16岁。女性平均寿命连续5年排名全球第二,男性连续3年排名第三。厚生劳动省表示,健康意识提高以及医疗技术进步是寿命延长的重要因素。

166头犀牛被猎杀

南非环境、森林及渔业部长芭芭拉·克里西近日表示,今年前6个月南非共有166头犀牛被猎杀,比去年同期下降约53%。克里西说,南非的巡护员在保护犀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执法部门也加大了打击猎杀犀牛的力度,今年上半年已有95人因涉嫌盗猎犀牛被捕,23人被判刑。

南非是犀牛的主要栖息地。据南非环保组织提供的数据,南非现存犀牛1万多头,如果不采取有效保护措施,犀牛可能会在2026年前灭绝。

(郭济 辑)

戴口罩 防疫情

◀8月4日,行人佩戴口罩走在法国尼斯街头。由于疫情反弹,法国南部海滨城市尼斯自3日起强制民众在部分室外公共场所佩戴口罩。新华社发(塞尔日·阿乌齐 摄)

▼8月4日,一名男子戴着口罩走在意大利首都罗马街头。新华社记者程婷婷 摄



远走高飞为保谁

毕振山

据西班牙媒体8月4日报道,82岁的前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已经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他将暂时居住在一名西班牙裔的多米尼加糖业大亨的庄园里。

此前一天,西班牙王室公布了卡洛斯一世写给儿子费利佩六世国王的信。卡洛斯一世在信中说,由于其“私人生活”中的“某些往事”在“公众间引发的反响”不断发酵,经过“深思熟虑”,他自愿决定迁居国外,以保证王室不受打扰,给费利佩六世履行国家元首职责提供所需要的“平静与安宁”。

这也就意味着,卡洛斯一世这一走,不仅前路不明,而且可能再无归期。

1938年1月5日,胡安·卡洛斯出生于意大利罗马,他是西班牙波旁王朝末代国王阿方索的第十三世孙。幼年时代,他就跟随父亲流亡意大利、瑞士、葡萄牙等国。

1947年,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选中胡安·卡洛斯为未来的国王。卡洛斯得以于1948年11月8日,第一次踏上西班牙的土地。

1975年佛朗哥死后,卡洛斯于当年11月22日正式登基,称胡安·卡洛斯一世。此后,他为西班牙的民主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欧洲最受国民尊重的君主之一。

然而在执政后期,卡洛斯一世不断卷入负面新闻和丑闻之中,其本人和西班牙王室的形象因此受损。

2012年4月,西班牙深陷债务危机之时,身为国王的卡洛斯一世却前往非洲博茨瓦纳猎象,并因此受伤。这趟旅行曝光后,卡洛斯一世遭到动物保护人士、政界人士和媒体的批评,他本人被迫道歉。

此后不久,卡洛斯一世又被曝出包养情妇。西班牙媒体称他与德国女子科里娜·维特根斯坦有染,但遭到王室否认。

同样是在2012年,卡洛斯一世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公主及其丈夫乌丹加林卷入一起贪腐案。两人涉嫌在2004年至2006年间挪用大约620万欧元的公共资金。克里斯蒂娜公主也因此成为1975年以来首次接受司法审理的王室成员。

外界压力之下,卡洛斯一世选择于2014年6月2日主动退位,将王位让给了儿子费利佩六世。他总共在位38年211天。

然而在退位5年后,瑞士媒体今年3月的报道又将卡洛斯一世推向风口浪尖。

据瑞士媒体报道,2018年瑞士警方发现了与卡洛斯一世有关的两家基金会在瑞士银行的账户,其中一个账户在2008年收到了来自沙特的1亿美元资金,4年后卡洛斯一世将这笔资金转入另一个银行账户。

瑞士检方怀疑这是卡洛斯一世从西班牙财团投资沙特高铁项目中收取的回扣,冻结了可疑账户并展开调查。瑞士方面还向西班牙通报了这一情况,要求对卡洛斯涉嫌逃税、资金来历不明等问题展开调查。今年6月,西班牙检方开始对此案展开调查。

虽然卡洛斯一世拒绝回应相关指控,但西班牙王室的形象再次受到打击。为此,费利佩六世宣布放弃继承父亲的个人财产,并取消了卡洛斯一世每年大约19.4万欧元的津贴。

此次卡洛斯一世宣布自我放逐,不少媒体怀疑他是为了逃避调查。但卡洛斯一世的律师公布了他的另一封信,信中说他离开西班牙“并非是为了逃避法律诉讼”,且将“随时响应检方认为必要的任何司法程序或行动”。

实际上,西班牙这几年一直存在废除王室的声音。当前西班牙又深陷疫情之中,费利佩六世肩上的担子并不轻。卡洛斯这一去,无论是对国王还是王室来说,似乎都是好的选择。



钮松

7月20日,埃及议会与会议员全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埃及军队在境外执行战斗任务,“在西边战略方向打击武装分子和外国恐怖分子,捍卫埃及国家安全”,这反映了埃及与土耳其在利比亚的代理人战争已进入白热化。

面对自身力挺的“国民军”在土耳其等国支持的民族团结政府凌厉军事攻势下节节败退,埃及充满危机感并不惜“赤膊上阵”。

不仅如此,土耳其官方媒体安纳多卢通讯社援引“可靠消息”来源称,埃及方面已派遣150名士兵前往叙利亚伊德利卜。

埃及上述种种举动,令国际社会充满想象的空间,貌似埃及总统塞西治下的埃及已经走上对外扩张乃至重新崛起之路。但国际关系中诸多激情澎湃现象的背后,往往实质上是当事国“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埃及此番连环举措亦是如此。

虽然埃及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倍受尊崇,也因贡献了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这两大公共产品而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旗手”,但历史与现实的强大反差以及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的一蹶不振和对以媾和,使得埃及日益呈现出战略收缩态势。

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巨变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也令埃及在中东国际关系中的“热度”有限。

尽管埃及主观上也有恢复大国荣耀的雄

埃及博弈推动埃及转向“进攻性防御”

阅读提示

埃及目前在外交中展现出的进攻性倾向,与埃及和土耳其之间的博弈息息相关,这包括地缘战略、地缘经济和地缘宗教三个层面。但囿于国力有限且仍处于经济恢复期,埃及当前外交只是一种“进攻性防御”。历史记忆和现实因素的制约,也决定了埃及无法在地区冲突中“打头阵”。

心与壮志,但囿于国家综合实力的不足且处在“阿拉伯之春”后的总体恢复期,埃及当前并无外交战略层面的根本突破,其近期的军事举动更多是被动应对,很好诠释了什么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具体而言,埃及的“进攻性防御”与当前埃及关系,特别是埃及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战争态势走向息息相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地缘战略层面。埃及在利比亚的代理人战争长期处于胶着状态,扼守利比亚东部的“国民军”在一段时期内处于上风,然而今年利比亚战局出现逆转,民族团结政府不断东进并试图向利比亚边界推进。

作为利比亚的东部邻国,埃及承受了巨大的地缘战略压力,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愿看到民族团结政府彻底击垮“国民军”并最终兵临利比亚的不利局面。

正因如此,与“国民军”结盟的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发表声明,允许埃及武装力量介入利比亚冲突,这与埃及方面“一拍即合”。

尽管埃及并非叙利亚战局中的主要“玩家”,但埃及支持巴沙尔政权。埃及军事介入叙利亚很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意义,但由于叙利亚与土耳其接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给土耳其带来地缘上的心理压力。

其次,地缘经济层面。随着围绕东地中

海油气开采的博弈日益激烈,埃及与希腊、意大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塞浦路斯和黎巴嫩等利益攸关方加强协作,于2019年1月便在开罗召开东地中海油气论坛。不仅如此,埃及正努力成为东地中海天然气中心。

埃及与土耳其在东地中海油气问题上矛盾不断,土耳其则加强与其承认的“北塞浦路斯”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抱团取暖”,这也直接导致了今年1月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与土耳其断交的决议,其理由是拒绝承认民族团结政府与土耳其签署的有关东地中海“海事管辖权”的谅解备忘录。

最后,地缘宗教层面。埃及军方长期以来对穆兄会采取高压态势,而萨达特总统被刺身亡事件则是两者冲突关系中的标志性事件,埃及军方罢黜穆兄会民选总统穆尔西得到了有关势力的默许。

当前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主要的宗教支持方是穆兄会,而土耳其正发党政权与穆兄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对埃及冲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尽管埃及博弈的加剧使得埃及似乎出现了外交战略突破的“契机”,但这只是战术上的调整且仍受到诸多因素的掣肘。

首先,中东战争的历史记忆和代理人战争的博弈形式难以让埃及轻易走上扩张之路。埃及在中东战争中不仅经历了失地与惨败。

败,还使其阿拉伯大国地位受到根本动摇,这种历史记忆使得埃及在对外战争上保持基本的审慎情绪。

此外,埃及在利比亚的代理人战争形式上决定了两国会尽量避免直接兵戎相见,“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便是此理。

其次,海湾国家不仅是阿拉伯世界的权力重心所在,更有强大经济后盾“加持”,这使得埃及不得不低调行事。

此外,当前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具有明显的多元交叉的特点,双方与代理人各自的数量与关系错综复杂。

就利比亚战局而言,“国民军”的支持方除了埃及以外,还有俄罗斯、法国、沙特、阿联酋和巴林等国,特别是沙特与阿联酋作为海湾“金主”享有巨大的话语权。

埃及正在经历“阿拉伯之春”持久政治动荡后的恢复期,塞浦路斯在政治合法性上亟须得到大国支持,其经济重振与发展也离不开沙特等石油大国的“护持”,因此其在利比亚和叙利亚无愿更无力扮演“打头阵”的角色。再加上当前沙特受到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其在经济上的负面效应不可避免也会波及埃及。

总之,埃及当前的被动任务型而非战略主动型“调兵遣将”并非高歌猛进般的战略与外交突破,而是试图稳住基本盘的保本举措,其背后深层次的主客观制约因素正不断浮现。

(作者单位: